



关爱乡土艺人 关注民间艺术 关心技艺传承

责任编辑:左家琦

投稿邮箱:zuojiaqidlwl@163.com

青瓦白墙间的艺术梦

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云义

田蓓蓓

山青水秀,微风拂拂。青瓦白墙在白族民居如珍珠般分布在苍山洱海之间,有如人间仙境,又如世外桃源,田园风光令人陶醉。

而在这青瓦白墙间,那一幅幅淡墨山水画或者浓墨重彩的彩绘亦或是造型各异的泥塑总能夺人眼球,将白族人民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朴素追求彰显出来。在白族村落中,家家户户都十分重视房屋的修建,三坊一照壁的传统房屋格局的院落比比皆是,而在照壁和檐下总是或多或少地绘制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山水画、有人物画、有花鸟画。这些绘制在房前屋后的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成为白族民居的独特标志,而对于这些精美绘画作品后面的绘制者来说,他们成为神秘的所在。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在美丽的田园山水间用自己朴素的画笔绘制着自己心中美丽的梦想。而在这一群人中间,有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族民居建筑彩绘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云义,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是这些白族民居彩绘艺人中的佼佼者,从22岁学艺,至今从事彩绘泥塑事业已50多年。在多年的彩绘事业里,李云义老人已经将画在墙面和房檐上的绘画当做自己的事业,当做自己的艺术追求,从开始的临摹学习到其后的融会贯通、自己设计,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绘制出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和绘画形式的作品。

文化·大理艺苑

带着对李云义老先生的景仰,也带着心中对这些民间艺人的种种疑问我决定拜访一下这位老人,了解这些一直在村落间描绘美,诉说美的民间艺人的经历和生活。

在阳光明媚的三月里,我乘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洱

海边的美丽小镇双廊。李云义老人的家就在双廊镇长育村,这是一个面靠洱海的白族村落,一如普通的白族村落一般。同样的青瓦白墙,同样的大青树、同样的三坊一照壁的房屋格局,同样的房前屋后的各种绘画,只是或许是因为这里是李云义老人的家乡,走在村间小路上看着这些绘画,总感觉似乎更生动、更精致。

在长育村安置地的牌坊前,我见到了李云义老人的儿子李艳峰,在他的引领之下,我来到李云义老人的家。这是一座十分典型的白族院落,三坊一照壁的格局,大门上各种泥塑彩绘蔚为壮观。李云义老人已经等在门前,他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朴素的青色外套,深色的毛衫,眉宇之间流露的是安静和儒雅,真的就像是一位民间艺术大师,有着深厚内涵与意蕴,不显山不露水。这样的第一面印象着实让我将老人和地道的农民联系不在一起,不过李云义老人却真正是土生土长的白族村落的农民,一辈子从事的事业也是为乡村建设增光绘彩。

在李家院大门前,一眼就看到李家大门的对联上用彩绘的形式书写着“传承民间艺术 光大华夏文化”的对联,我想着也许这就是老人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吧。跟着李云义老人进了屋,发现这是一个干净、雅致的小院,照壁上也用彩绘的形式大大地书写着一个“福”字,在主房的房檐之下

有着不同内容的彩绘作品,厢房左右两侧的门头上,分别是浮雕体现的仙鹤与梅花鹿的造型,取其“鹿鹤同春(六合同春)”的美好寓意。他请我在堂屋里坐下,我急切地想知道老人的艺术之路,便坐在老人身边,急切地和他攀谈起来。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发现,由于年事已高,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许许多多的往事都已经不记得了,精力不济促使老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要想上半天。他安静地坐在木椅上,在回想着过去,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会微微有些陷入记忆中,会心一笑,但具体是些什么事老人却又总是说不上来,面对我这样一个外行者,老人似乎是不擅健谈的,但是老人的和蔼可亲却仍让我很感动,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让我坐,让我喝水,让我吃零食。听儿子李艳峰以及一些村人介绍,其实老人是开朗、热心肠的人,遇到同道中人,话匣子一开,什么都讲,无论是技艺切磋,还是其他,都是侃侃而谈的。

但是,在老人缓缓的慢慢地叙述中,一个在民间坚持艺术之梦的艺人形象越来越鲜活起来。

二

背负青山,面迎洱海、紧连鸡足、远眺苍山的





大理双廊小镇风光独秀。既有渔田之利，舟楫之便，更拥有“风、花、雪、月”之妙景，享有“苍洱风光在双廊”的美誉。大理双廊古镇本是大理洱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南有长约7公里的弧形海岸，而长育村就在这绵延的弧线海岸上，离双廊镇只有4公里之距，可以想见这里美丽的风光和双廊无异。

李云义就在这美丽的小村落长育村里出生成长，一辈子在这美丽的风景里绘画，绘出他美丽的梦。童年时的李云义在洱海边嬉戏成长着，家里祖上有人是做泥水匠生意的，当时的泥水匠需要在建房时彩绘和做泥塑，很多泥水匠就是民间艺人，因而家里有一些当时彩绘图案的图谱，正是这些有着各种各样美丽花样和图案的图谱给了李云义最初的启蒙，开启了他的绘画梦。儿时的李云义也会经常照着图谱里的图案在地上进行临摹，绘声绘色地描绘着他心中的天与地，在这些早年的尝试中，李云义已然在心中种下了绘画的种子，他热爱自己绘画出来的动物和山水，也在心中萌生了更大的理想，以后一定要借助画笔将自己心中最爱的双廊风光一笔一墨地描摹出来。

而在李云义自家亲戚里还有一位彩绘泥塑艺人名叫李文秀，常年在村里村外从事彩绘泥塑的活计。在李文秀干活时，李云义也经常在旁边玩耍、观看。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少年李云义的绘画梦越做越大，经常在李文秀做活计的过程中一看就是一天，有时会跟着在旁边帮帮忙。但早年艰辛的求学之路，以及繁重的劳动和过重的生活负担，没有过多的时间给李云义去完成他的绘画梦。

1964年，22岁的李云义在云大附中读完高中后，回到家乡。因为有知识有文化，先后在村里当过会计、民办教师、文书、支书、村长、乡长等职务。但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李云义心中的绘画梦仍然没有磨灭，他仍然在业余的时间里重拾画笔，一笔一笔描绘心中的愿景。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族村落里流行的是木雕彩绘的家具，这些家具工艺考究，无论是雕刻还是彩绘都是精益求精，精妙绝伦。特别是在农家办喜事之际，嫁女儿陪嫁的嫁妆里必须要有这样一、两件像模像样的木雕彩绘家具才行。而当时在上班业余时间学习彩绘的李云义，也经常被叫了去在家具上进行彩绘，这时的李云义对彩绘就

更加痴迷了。“主要还是兴趣，有兴趣，就总想去学。”这是李云义在多年以后回忆当年走上彩绘艺术之路的主要原因，他在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总是不停地诉说着兴趣的重要性。因为喜欢所以坚持，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彩绘，早年只在亲戚李文秀身边观看和帮忙的李云义正式拜师学艺，跟着李文秀学习彩绘和泥塑。因为早年打下的基础，也因为自己的艰苦努力，李云义学得很快，一年多以后就已经出师，已然能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合格的彩绘师傅。

但是，当时李云义仍一直在双廊乡担任乡长，虽然是最基层的工作者，但工作仍然繁重，李云义还没有很多时间能完全从事彩绘事业，他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只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做些彩绘的活计，赚点贴补家用的钱。

三

1988年，李云义辞去了双廊乡乡长的职务，专职从事他所热爱的彩绘泥塑事业。当问起原因时，李云义说：“其实还是被生活所迫吧。”当时的李云义面临着生活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幼，只靠李云义一个人，而当时的工资只是几十元钱，孩子要读书，家人要吃饭，这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得李云义喘不过气来。虽说在工作的业余时间也接一些活计，但仍然解决不了经济困难。迫于生计，也是出于自己对彩绘泥塑事业的热爱，李云义毅然决然地辞了职，专职从事彩绘泥塑。虽说当时接彩绘泥塑活计挣的钱比上班工资来得多，但是比起绘制好一幅作品，被人欣赏和自我内心的自豪感比，李云义还是更享受后者。所以在外出做工绘画时，李云义从不看重价钱的多少，“碰上经济条件好的，我就多收一点辛苦费；碰上条件差的，就象征性地收一点颜料钱。”李云义回忆说。

随着全职从事彩绘，李云义就越来越忙了。房檐墙面的彩绘要比画在纸上的绘画难画得多。传统的大理白族民居彩绘非常考验画师的技巧。彩绘工艺独具特色，最讲究彩绘的打底工序。泥砖墙制作彩绘前，一定要用纯质熟石膏与白棉纸拌和，制成“纸筋灰”。假如今天准备在这一面墙上动画笔，画师会叫上泥水匠一同来完成彩绘的制作：泥

水匠在墙面准备彩绘的位置刷上“纸筋灰”，画师要掌握石灰水干燥的时机，在最恰当的时候，用画笔在墙上做出写意的山水风景或者各种文字。早一分，墨汁会与石灰水相互浸染；迟一分，墨水又难以浸入墙壁上。时机掌握得好，彩绘才能完全与墙面的石灰相融合，达到经久不褪色的效果。而与纸上作画不同，民居彩绘还有着如下独特的特点：

首先，因为绘画介质的不同，给绘画者造成了不同的基础工作。一般的作画都是在纸上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纸，厚薄质地大致均匀，所以画者可以信手拈来。但墙面和屋檐就不同，绘制者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要求来进行处理。墙面的高低不平，在作画之前，就必须做好基础面的找平，有时实在无法找平之时，还要想办法就着基面的不平整做出特异的造型，这些都是很考究的，不是一般画者就能驾驭得了的。

其次，作画的难度高，墙面彩绘不比纸上作画，有良好的作画环境，有平整的桌面。彩绘一般都是立面作画，彩绘者都是在各种钢架上作画，早年这些彩绘都是出自泥水匠之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画这些墙壁、照壁的都是泥水匠之类的人才能够胜任。在翻看李云义的照片时，发现有很多张照片都是李云义在从事彩绘的过程中照的，李云义提着颜料，手拿画笔，站在高高的钢架上。这样的作画环境艰苦和风险巨大，风餐露宿的日子很艰苦，不比文人墨客的潇洒和惬意。

再次，民间彩绘艺术的主题大都就地取材，形式内容多样，但有约定俗成。就李云义从事的彩绘来说，主题多样，不拘一格。有淡墨山水画，也有浓墨重彩的工笔画。而且因为对象的多样，主题和构图也大多没有重复，形式多样。一般来说，建筑上的彩绘，主要分为民居彩绘和寺庙彩绘两大类。李云义二者兼长，一般的民居彩绘，比如白族人家新居落成，都会请彩绘师傅来给新居增色，大的照壁、房檐、墙壁等都是需要装饰的。李云义一般都会依据主人的需求，比如有的主人家喜欢山水，有的主人家喜欢花鸟，有的主人家喜欢人物，根据主人的喜好不一，再依据建筑物实地的情况，李云义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先期构思，是一幅怎样的山水，抑或是一幅怎样的人物，将想法说出来以后看主人同意与否。很多时候，主人家都是不干涉，让

李云义去自我发挥，而也正是这样，李云义将这些只是起装饰作用的画作当做一门艺术去潜心经营。他从不单纯地为装饰而装饰，他有自己的想法融入其间。在李云义家的周边，他作画的很多内容就是围绕着美丽的双廊小镇，这些双廊的田园美景尽在他的笔下，一幅幅这样的墙绘，成为一幅幅绝佳的淡墨山水画，讲究意境，讲究构图，讲究虚实。而面对寺庙，主题就大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的是大气、庄重和威严，因而很多浓墨重彩的彩绘艺术形式相得益彰地出现了，往往此时的风格不像民居那样闲适和讲究意蕴，此时讲究对神的敬仰和崇拜，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发自笔端。而寺庙的宗教色彩，就使得在寺庙彩绘艺术形式很难移植到私人家园，因为彩绘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和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不能随便打破的。

最后，用笔和材料上别具一格。民间彩绘说来与美术绘画相通，只是它的材料和技巧更加多样，不光用笔，在墙上的彩绘还可以直接用削成小片的竹签来绘画，而有些土颜料也是取自大自然，掺合上胶就可以拿来绘制，反而还更经久耐用。一些画作的本身也有来自自然的取材，比如像龙身上的鳞片，就可以拿海里的螺丝壳镶嵌而成。

就是因为与纸上作画的这些不同，李云义在专职从事彩绘之后，常常需要外出做工，而且一做就是很长时间，在风里雨里的高钢架上绘制着他心里的美好。也许正是因为这常年的艰苦的室外劳动，现在70多高龄的李云义身体并不好，精神不济，但是正是一直以来对彩绘的热爱使得他整整从事彩绘事业50余年。

常年走街串巷的绘制壁画和檐画，李云义的技巧越来越成熟，几乎很多作品都能成为一件艺术品，所以很多寺庙和大的建筑物的有关人员都找李云义，请其进行彩绘，李云义的名气也因此越来越响。

四

几十年间，李云义的民居彩绘、大型绘画已经遍布苍山洱海间，但到底有多少作品，他自己也说不清。而说起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李云义总是会提起鸡足山祝圣寺创作的彩绘作品《鸡足山全景



图》，这是一幅高约6米，宽约16米的大型画幅，描绘了整个鸡足山的全景，整个画幅大气磅礴，很有气势。这是李云义带着两个徒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成的。说起当年完成完这幅作品的辛酸苦辣，李云义仍是历历在目，讲起来动情不已，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完成之后，现在被很多画室当做模板，缩小之后画在建筑物上。

为了近距离地欣赏李云义的画作，我和李云义老人和其子李艳峰来到了长育村文昌宫。长育村的文昌宫重修于1998年，那一年的时间，李云义和十个彩绘工匠一起完成了文昌宫里的全部彩绘作品。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作品虽已有些风霜的痕迹，却依旧生动如昨。

文昌宫确切的建造时间无法考证，只是在清壬午年经历过一次重修，大殿和戏台几经修葺，存有大量的始建壁画，李云义他们正是根据这些开始了二次创作，对原作进行了一些完善修改，更加注重画面的美感和平衡。

戏台上的彩绘诉说着一个个故事，八仙过海、福禄寿喜、人文初祖、虞舜让贤、贞观之治，仰望着这些彩绘壁画就仿佛回溯了相关历史。也是在这个戏台上，可以看到李云义老人彩绘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那就是精致和细腻，画工考究，细节决定成败，李云义的画总是以细节取胜。

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李云义老人立刻鲜活起来，他指着长育村文昌宫古戏台旁“龙虎榜”也是他彩绘泥塑的龙说：这些是很花时间和功夫的，泥塑要做好前期的造型，“先用竹子划开扎成龙形，用6号钢筋做骨架，再用竹钉钢钉打进夯土筑成的墙体里。草筋灰塑成龙身子，纸筋灰再上一道。最后才是彩绘、装饰。”已经做成了10多年的这条大龙，颜色依然鲜艳如初。龙身上用螺蛳壳制作的鳞片，看上去栩栩如生，足见当年用工之精细。李云义说这条龙，每一块鳞片都是用螺蛳壳镶嵌，而在它的内部，要经过至少五六道工序。有时一件作品从外观上看或许相似，但像彩绘这样的作品要想经得住时间的磨砺和风吹日晒，那就必须在每一道工序上下足功夫。

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彩绘和泥塑，可以想见，李云义在其中下了多少功夫。在高高钢架上，先构思，再打底，再打草稿，接着绘制，完成之后，还

要涂上面漆用以保存，这一道道的工序下来，要多少次地爬上爬下，还可能有风霜雨淋，这一切在老人眼里都不是什么，只有在作品完成的那一刻他才感觉到好累，可是累并快乐着，之前的聚精会神，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在这些生动而有灵魂的画作中得到了肯定。

五

而谈到白族民居彩绘的传承和保护，李云义和儿子李艳峰都感到困难很多。对于彩绘的传承，李云义今年已72岁，因为以前常年累月的劳累工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儿子李艳峰早就不让其再从事危险的彩绘工作。早年，除了自己绘画，李云义老人还带出了20多名徒弟，只是迫于生计，现在仍从事彩绘的徒弟已不足10人。只有儿子李艳峰一直还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李艳峰说，“想继续坚持彩绘，并将继续努力将父辈没有完善的加以完善，将白族民居彩绘艺术在自己的手里继续发扬光大。”

现在，李云义非常希望他的儿子李艳峰将来能有所建树，将白族民居建筑彩绘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下去，将来也能成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李艳峰也抱有同样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子承父业。不过，李艳峰有更大的抱负，他希望能将从父亲手上传承下来的建筑彩绘技艺发扬光大，把双廊村搞彩绘艺术的人集中在一起，创建一个古建筑彩绘公司。“父亲以前帮别人画，大体有几个钱就可以了，没有多大的经济基础。现在我们出去做工，徒弟的工价是100多元/天，师傅的工价是300元~500元/天。如果成立了公司，自己接工程，就大不一样了。希望能够在我的手上，让传统的建筑绘画技艺，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为此，他在不断地努力着，为将传统的建筑绘画发扬光大，他一直坚持着，在年前他才从贵州回来，年后也将继续出外做彩绘，彩绘的艺术在他的手中也将一步一步传播得更远更广。

而对于更大范围的传承白族民居的彩绘手艺，李云义曾经想把自家在洱海边的房子建成传承基地，一来保存彩绘，二来培养人才。李云义一



家曾在洱海边住了 20 多年。那时他们家的房子占地接近一亩，三面环海，家里有专门的绘画室、展览室，还有观海平台。彩绘直接就画在墙上，供人参观。李云义打算在家里做一个非遗传承基地，培养年轻一代的建筑彩绘传承人。

遗憾的是 2009 年修建环洱海公路，他家被拆迁了，后来安置到了远离海边的长育村安置地，房屋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创建传承基地的想法也完不成了，为此，他曾经多次向相关部门申请提供一块创建非遗传承基地的场地，并配套相关的硬件设施，却一直没得到答复。

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建筑的传入，白族民居彩绘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且随着游客的增加，不少白族民居被拆除改建为旅馆客栈，为了节省空间，不少房屋采用玻璃作为隔墙，墙面彩绘也变得不再必要。没有了白族民居，民居彩绘也没了依

托。加之“彩绘是个功夫活，除了技术、悟性，态度尤其重要。”李艳峰说，现在不少家庭的民居彩绘只是为了“有”，由于出价较低，不少彩绘者为了节省工时，画工非常粗糙。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入，也导致民间艺人生存堪忧，因为彩绘的需求已大不如前，经济收入自然每况愈下，年轻人不愿从事和学习彩绘技术，人才的断流导致传承难以为继。不少年轻人画的不错，但是缺少名望，请的人不愿多出钱，作品也很难出精品，年轻人成长不容易。现在虽然会彩绘的人不少，但整个双廊镇靠彩绘吃饭的人也就二三十人，而像李云义老人这样公认的彩绘大师更是凤毛麟角。

李云义希望能够有更多公共场所为白族彩绘提供平台，而像鸡足山祝圣寺大型彩绘这样的精品之作，仅靠民居彩绘不管是空间还是资金都无法承担。

而更令人堪忧的是这些白族民居彩绘的保存，李云义父子俩都谈及了一个建筑彩绘的保存难题：一旦建筑损毁了，彩绘也就没了，根本没有办法把原作品保存下来。从艺 50 多年来，李云义曾为很多民居建筑创作了彩绘作品，可因为民居建筑的拆迁、翻盖，大量的作品都已损毁。至今保存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

李云义说，传统的建筑彩绘，使用的是矿物质颜料，不容易褪色。其中有一些石料，只有在当地山上找到，比如黄色、猪肝色等。目前市场上的普通颜料绘画保存时间不长，虽然每次画好之后，都会盖上一层透明的防晒防雨面漆，但是时间一长，阳光直射的地方，色彩还是会褪掉，有些因为基面的剥落也会造成画面的损坏。

只有把民居保护好，白族民居彩绘才能保留下来。除了保护民居，更重要的是白族民居彩绘必须适应新的建筑需要，既要保证房间采光，又为彩



绘留下空间, 这些都需要新一代彩绘艺人设计出新的方案, 而这也是继续传承和保护彩绘这一独特建筑装饰艺术的需要。

六

在双廊古镇的长育村里, 李云义老人是活跃的。他热情善良, 在他家门上有他“捐资助学 功在千秋”的牌匾。这是他在 1990 年, 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元却向村小学捐了 1000 元钱。他希望村里的娃娃们能好好学习, 多学点知识, 将来能更有出息。这样一位靠手艺打拼 50 多年的老艺人一直心系教育, 可见他多么地热爱家乡。

李云义从事了一辈子的彩绘艺术。给别人绘画时, 不看重金钱, 只看重作品好坏, 别人是否满意, 对金钱并不怎么计较。碰上经济条件好的人家, 他就多收一点辛苦费; 碰上条件差的人家, 他就象征性地收一点颜料钱。很多年前, 他就为双廊完小的大门绘制了两幅雕塑彩绘, 后来又免费为双廊文化站绘制了三幅大型彩绘画幅。村民李朝阳家庭院里, 有一幅“南诏风情岛”的大型彩绘画幅, 就是李云义免费为他绘制的。

七

年迈的李云义老人虽然已经不能再继续他热爱的彩绘事业了, 但是他却仍然做着他的彩绘艺术梦。在家里, 他仍会经常铺开画纸, 描绘他心中的山山水水。他热爱这一份事业, 他也衷心的希望这门手艺仍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让它随着时间和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

其实, 作为多年以手艺为生的农村艺人, 李云义干的活是艰苦的、也是危险的, 但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的不仅是对白族民居彩绘技艺的努力传承和发扬, 更体现着一个民间艺人应有的素质和品格, 这样的老人在现今已然难得而不可多得的了。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李云义老人在他 69 岁那年入选 2009 年国务院发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几个年头过去了, 他一直谨记国家给他的荣誉, 也急

切地希望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 在以前教弟子的时候, 他从来都是倾囊相授, 现在, 看着越来越多冲击着这些传统手工艺的物质文明进入后, 李云义其实也是心急如焚。他的梦想是希望传承基地能够兴办起来, 促使年轻人能够接触和学习这门传统的技艺, 将白族民居彩绘的技艺发扬创新。

现在, 双廊已然变得熙熙攘攘, 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他们更多的是被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所感染和吸引, 其中, 当然包括别具一格的白族民居, 青瓦白墙和绘满各式各样图案的墙壁、照壁, 这些都体现了白族对文化艺术的独特喜爱, 也构成了白族建筑的一大特色。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间, 双廊变得靓丽和充满吸引力。

在这个千年小古镇, 在长育村里, 李云义这样一位老人, 从高高的钢架下来之后, 却从不忘记自己心中的艺术梦, 他仍然记得, 彩绘就是墙面上的艺术, 是用颜料绘制在建筑上的艺术作品, 它因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心境而作, 每一幅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有灵魂的绘画。心中的双廊美景、心中的大山大河、心中的神灵古怪都跃然在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之上。而他心中却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传承和发扬白族民居彩绘这门古老的技艺, 让它在新的时代里显现新的光辉。一切的“新潮”或者“怀旧”, 早已无法抵挡时间的洪流, 只有在李家院落里, 还总是有一位老人和他的传承人手持画笔, 依然在双廊古镇上传递着一种民间艺术的气息。

编辑手记:

本文通过选取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云义先生, 以其传承人的故事为主体进行实地采访, 旨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李云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的生活状态。当今时代背景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 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李云义先生用一支质朴的画笔,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大理民间绘画艺术的窗口。